



分卷主编

主编 林建法
王蒙
林源

2015
中国
最佳

中篇小说

ZHONGPIAN XIAOSHUO



2015 中国最佳

2015 中国最佳

2015 中国最佳

2015 中国最佳

2015 中国最佳

2015 中国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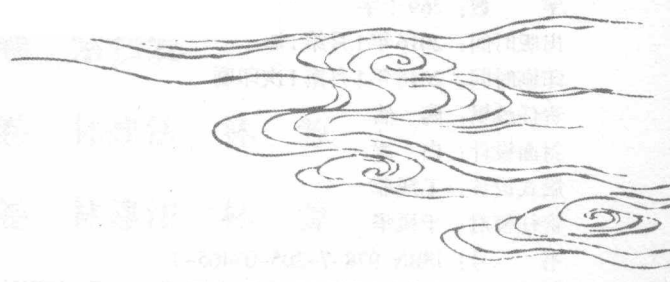
2015 中国最佳

分卷主编
林建法
主 编
林建法
林王
源 蒙

ZHONGPIAN XIAOSHUO

中篇小说

2015
最佳中国



© 林建法 林 源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5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 林建法, 林源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6. 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8465-3

I. ①2… II. ①林… ②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7823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69 千字

出版时间: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封面设计: 白 冰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于风华

书 号: ISBN 978-7-205-08465-3

定 价: 33.00 元

太阳鸟文学年选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乾荣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 篇 小 说 卷 林建法 林 源

短 篇 小 说 卷 林建法 林 源

序

惊惶的碎片

李 森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一书第八章《惠特曼》开篇写道：“惠特曼十分坚定而平静地说，写作是碎片式的，美国作家应致力于碎片式写作。他仅仅向美国发出呼吁，仿佛欧洲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停滞不前，正是这一点令我们感到困惑。”^①可有自嘲意味的是，瓦尔特·惠特曼这位伟大诗人的写作，恰恰被认为是宏大而又整体式的。在宏大叙事与碎片叙事之间，看似矛盾，可如果从自我心灵结构的生成与语言的表现方式而论，所有写作能呈现的，都只能是一堆堆语言碎片。欧洲近代以来的宏大叙事写作，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衍生的一个看似必然的结果，而事实上，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一个哲学诗剧，其写作也是碎片式的。日喻、洞喻、线喻、床喻，作为柏拉图“理念”的表达方式，即便不是寓言的，也是诗的。也许惠特曼在谈论碎片写作的时候，是以心灵结构中诗意生成和语言的局限为出发点的。也许在他看来，那部宏大的《草叶集》也是诗意生成的碎片，或碎片生成的诗意；也许他怀着深深的惊惶想过，心灵结构中并非存有“宏大”这种东西，存有的只是对“宏大”的虚幻想象。事实上，《草叶集》是一位脆弱的硬汉不断书写的结果，感觉与感知系统中的所有碎片不停地在心灵的天空中生成，又不停地在呼吸的节奏中化为乌有。阅读惠特曼，领略他强大的信念。可是他越坚定，越让人感受到他的惊惶。因为那团起源于惠特曼想象力的巨大能量，总是先抛弃了他，又自我化解，在语言通往世界的门槛上哭泣。这是一种不可为而为之的痛苦。因为信念的崩溃在语言之中，从无例外。不过，后来者不得不承认，惠特曼为这个世界中生成又寂灭的心灵结构唤醒了一种凝聚能量的方式，以使随时随地“暂住”的心灵有了某一种诗意漂移的动力。

从无例外。所有艺术，那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诗意的漂移。如果艺术

① 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曹丹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14页。

作品反映或表现的是凝固不变的诗意，那么，艺术就转化成了死亡的概念，比如变成了所谓美学。艺术作为漂移的诗意，生成于概念之前。诗意的漂移，是事物的碎片与语言符号的碎片同构的漂移，也是心灵结构和感觉系统同构的漂移。整体是不可能漂移的，漂移的只能是时刻分崩离析、时刻生成新的心灵碎片的碎片。在甫跃辉的小说《秋天的告别》和林白的小说《西北偏北之二三》中，同时出现了茨维塔耶娃的诗歌。这位伟大诗人的诗句，像岁月迎来了万壑春风，将小说中的辞藻唤醒。好作品中的每一个辞藻，都是一朵花或一片叶，一块石头或一朵云。它们在守望着自己的门槛和窗扉，向着天空和大地，也向着人类生活静默地打开。即便是喧闹的、飞翔的辞藻，也被静默的深渊牵引着摇曳，喧闹和飞翔终归于无奈。诗意是层层叠叠的，犹如万物峥嵘。看一眼，似乎有一种清晰、明白的稳定，而再看一眼，就已经模糊不清，锈蚀斑斑。清晰和模糊，好像白昼和黑夜一样在刀锋上交替，轮番舔舐着温馨的或凛冽的白光。所不同的是，诗意漂移的方向和诗意漂移着摩擦的路径。所有有效的叙述，都是诗意路径的开掘和生成。甫跃辉《秋天的告别》中的音乐老师、美术老师，还有那个乐队的所有成员，包括他们演唱的歌曲，都是在稳定的主流价值系统之外漂移的。诗意的漂移不存在危险，但具体生活中的人生经历则危险重重。甫跃辉的小说人物必须与危险相遇，在死亡的黑暗高地和堕落的无边泥沼那里碰撞，然后发出回声。诗意参与了甫跃辉在文字和故事中驱动的一切，但诗意是无辜的。甫跃辉让音乐的舞台与生活的舞台同时崩塌，他让生命和生活宣告终结。甫跃辉是一位终结者，诗意在断弦之处溢出，顷刻被取消。

诗意被驱动。从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意望过去，林白《西北偏北之二三》中的人物在诗意漂移中纷纷失踪。或许在她看来，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人，人本质上（如果有本质的话）都是失踪者。她写道：“人终有一死，失踪把死的空间变大了。”主人公的旅行，也是向背后那个消逝的世界的自我失踪。仿佛世界总是假设了一些遥远的地方，比如旅行的一个个目的地，而比遥远的地方更遥远的是那些飘忽不定、不知所终的人和人群；仿佛世界总是假设了一群不得不隐去自身的人，而比这群人的隐去更急速的，是单个的人。失踪者之所以失踪，是因为他们必须失踪。人存在的真相只能自我描述的真相。他人无法描述真相。人也无法在生活中自明其身。失踪者总是被一种力量牵引着，这种力量之大，超过了返回出发点和自身的力量。林白让失踪者显现了瞬间，以诗意的名义，但她也顺从了那个力量的牵引。不得不顺从。除此之外，一位作家能做什么呢？“我歌唱了这寒冷的春天，我歌唱了我们的废墟/……然后我又将沉默不语”（《帕斯捷尔纳

克致茨维塔耶娃》)。

梦幻重现，凄凄厉厉。结局在返回开端的途中。小说和生活一样，充满了谜局。一个谜局连着一个谜局，看似陈陈相因，实则支离破碎。我突然回忆起，多年前就在梦幻中阅读过王小王的《倒计时》这篇小说。我常常在现实的某个场景中印证过去的梦境。当然，梦幻中的故事碎片没有作者，所有的作者都是阅读者自我、梦幻者自我。故事从结局向开端回溯时，死亡的人纷纷复活。复活的当然不仅仅是人，而是生活的历程。所谓生活的历程，所谓生命的人，就是一连串、一堆堆似乎毫无关联又彼此映照的碎片。王小王在回溯故事时，探讨了死亡。或许在某个瞬间，这位年轻的作家真的认为死亡是可以超越的。超越死亡的一个路径是，将死亡作为一个出发点回溯生，将时空按思维穿越的通道逆转；另一个路径是，既不执着于生，也不执着于死，修炼好观察的角度，将实相化为虚相；也许还有第三条路径，将生和死喻为诗意倾听的两只耳朵。哀悼死是自我哀悼，也是自我拯救。《倒计时》的主人公帮助父亲和医院的病人结束生命，是一种超越了伦常的行为，因为“生”需要“死”，主人公要顺从这一法则。顺从这一法则的另一个心理支撑，是“生”需要“死”，“死”需要“生”，即向死而生。这是人生应该领悟的神性内涵。也就是说，生命无辜的存在，应有生命自身的神性来拯救。每个人都存有这种神性，而对这种神性的遗忘，带来了生命无穷无尽的惊惶。惊惶需要人自我存在的神性平复。

向物倾诉，接受它们的馈赠。阿来的小说《蘑菇圈》写了一个村子（还是机村）的人们与蘑菇的故事。民间有谚语：鱼上三两各有主。万物都是有主的，这种神秘的泛神论让人心保持着持久的温馨。人存在的惊惶既是时代的，也是超时代的。人的惊惶需要物的安宁来呵护。人和物都是时空碎片，他们相遇在语言中，也在语言之外。“开会的蘑菇”与人相遇，是蘑菇的故事与人的故事漂移的相遇。这种相遇并不需要语言，可语言是打捞者。各种人物的故事碎片与蘑菇的故事碎片在撞击着，生成新的故事碎片。阿来不断磨平对时代批判的视觉，让故事回归故事本身。这是中国小说故事总是向着意识形态隐喻向上漂移的逆转。小说中某种靠批判获得的快感，变成了惊惶而无辜的诗意表达。

等待，生生世世的等待，永无终结。等待不断地替换角色，人成了等待者。王璞的小说《西湾河》写的是等待。在所有等待中，对爱情的等待最为惊心动魄。所有事件的书写，都是为等待结局服务的，包括小说中引申出来的对书写的书写。等待是灵魂的申诉，而结局并不存在。任何等待的申诉都将被时间驳回。等待是无意义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微弱的意义。等待

是对生命中一件事情的续写。等待者总是渴望将一个故事写得圆满，而等待者并不知道，在等待中的故事续写与人生意义无关，只与小说叙事有关。等待还有另一个微弱的意义，即等待者将自己变成了小说的主人公。个人的生活，是自己在书写小说，他人也在用自己的材料书写小说。通常，小说书写的目的，是将事件变成人，但事实是相反的，小说的书写却将人变成了事件。

在心灵结构中，现实的事件和小说书写的转换，都是为了消除惊惶。普通人用事件的书写充盈心灵，替代惊惶，犹如心灵内涵的替代种植；觉悟者以化出事件的方式使心灵充盈，以化解惊惶，犹如碧空澄清环宇。等待是时间性的消耗，却被空间款款紧逼的寂灭阴影追赶着。时间是冰冷的光阴之河，空间的吸盘不断将河的流淌蚕食为零。从人的感觉系统、生存视野来看，被蚕食的时间之河有两个流淌的方向。一个方向顺流而下，不停地以结束流淌而创造生活，创造人恍如隔世的面貌碎片；另一个方向是逆流而上，它欲将所有人类的故事吞没，然后生成小说的碎片。在王璞的小说《西湾河》中，所有人物都参与了书写，所有书写都力图接近生活的原书写，但都失败了。的确，事物或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都是惊惶的碎片，书写的人和书写都不可能控制碎片，因为他们自身也是被书写的碎片。卡夫卡写道：“许多逝者的影子成天只忙于舔死人河的水流，因为它是从我们这儿流去的，仍然含有我们的海洋的咸味。出于厌恶，这条河流将水翻腾倒流，把死者冲回到生命中去。但他们欣喜万分，唱起感恩歌，抚摸着这愤怒的死人河。”卡夫卡的“逝者的影子”即是惊惶的碎片。“逝者的影子”是唯一可以被书写的。如果小说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他的书写只能“源于生活而低于生活”。

本体的生活在哪里呢？没有这个生活。小说不是对生活的反映，它也反映不了生活。生活本身是小说的第一障碍，因为生活的时空绵延与小说的时空推进完全不同。生活的时空与小说的时空不能同步或同构。生活是一堆比喻。它可比之大海，小说只是几条鱼、几只船或几层浪。语言是小说反映生活的第二障碍，语言从来没有开通过通往生活的可靠路径。因此，对于那些敏感的心灵来说，通常的情况下，语言的使用，造成的是心灵的惊惶，而非心灵的宁静。因为你一使用语言，世界就离你而去。但小说可以创造“非生活”。“非生活”是语言漂移的生活景观，它使生活不可撼动的深渊以语言的碎片漂移起来，犹如船帆在大海上漂移，而船帆与大海并非同一种事物。我们注视着船帆，它们帆帆竞渡，在辽阔中化为灭点。

小说中只有“非生活”碎片的漂移。那个生活的大海，那个作为深渊的

整体，以文学的方式进入心灵结构，因此，心灵结构中充盈的东西，既是“非生活”碎片的，又是文学。这就意味着我们对生活一无所知。语言促成了“非生活”碎片的诞生。想象力、感知力和逻辑衍生能力，不断地以其强大的能量说服人，让人相信心灵中的“非生活”碎片即是生活。人一旦发现心灵结构中充盈着“非生活”碎片的内涵，便惊慌失措，不敢正视。事实上，人的孤独感和荒寂感首先是来自于人对心灵内涵真实性的怀疑。文学让人抓住一根根救命稻草，先自我说服，而后渡人。

小说，是“非生活”裹挟着生活事象的旅行书写。旅行作为行为书写，是“非生活”碎片景观进入心灵结构，以疗救心灵的方式之一。邱华栋的小说《墨脱》写一位为了解决夫妻生活障碍的旅行者徒步旅行墨脱秘境的故事。墨脱一词在藏语里是“花”的意思，墨脱秘境被喻为“隐秘的莲花”。小说家利用了这一“莲花”的象征，使语言的“非生活”碎片漂移起来，以书写一阕心灵的自救之歌。小说的主角徒步走向“隐秘的莲花”，完成了一次危险而浪漫的旅行，解决了心理障碍，蒸发了醋意，回到了自己的家。可这种解决心理障碍的方式，事实上是一种心理找补。心理找补是心灵疗救的重要渠道。找补，是心灵结构中语言碎片之间的内涵替换；碎片替换，是语言对心灵的拯救。旅行滋生故事，故事替换故事。人类的心灵史只能是个语言碎片不断刷屏的历史，这就是替换的真义。旅行本质上是“非生活”的，它的真实内涵，在于我们设计了一个个目的地，但从未到达。《墨脱》看似有一个欢喜的结局，但又一次隐藏了更多的伤痛。

德国诗人盖奥尔格有一句诗：“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而我却相信：物存在于词语破碎之处。一切企图抵达人或物的语言，都是虚妄的绽放，如影子过岗。记得我在村子里给逝者烧纸钱的时候，总是念着：欢喜领拿，欢喜领受。焚烧纸钱，即是焚烧真实的事物，以建立语言的通途。说到底，焚烧是语言的焚烧。你相信这条语言的通途，你就可以成为一位小说家。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故事裹挟而去，小说家力图挽救。你要相信小说家的努力。

目 录

序 惊惶的碎片	李 森
阿 来 蘑菇圈	1
林 白 西北偏北之二三	76
王 璞 西湾河	103
邱华栋 墨 脱	150
甫跃辉 秋天的告别	168
王小王 倒计时	201

蘑菇圈

阿来

早先，蘑菇是机村人对一切菌类的总称。

五月，或者六月，第一种蘑菇开始在草坡上出现。就是那种可以放牧牛羊的平缓草坡。那时禾草科和豆科的草们叶片正在柔嫩多汁的时节。一场夜雨下来，无论直立的茎与匍匐的茎都吱吱咕咕地生长。草地上星散着团团灌木丛，高山柳、绣线菊、小蘗和鲜卑花。草蔓延到灌木丛的阴凉下，疯长的势头就弱了，总要剩下些潮湿的泥地给盘曲的树根和苔藓。

五月，或者六月，某一天，群山间突然就会响起了布谷鸟的鸣叫。那声音被温暖湿润的风播送着，明净，悠远，陡然将盘曲的山谷都变得幽深宽广了。

布谷鸟的叫声中，白昼一天比一天漫长了。

阿妈斯炯说，要是布谷鸟不飞来，不鸣叫，不把白天一点点变长，这夏天就没有这么多意思了。

那个时候，阿妈斯炯还年轻，还是斯炯姑娘。

那时应该是1955年，机村没有去当兵的人，没有参加工作成为干部的人，没有去县里农业中学上学的人，没有抽调到筑路队去修公路的人，以及那些早年出了家，在距村子五十里地的宝胜寺当和尚的人，都会听到这一年中最初的鸟鸣声。听见山林里传来这一年第一声清丽悠长的布谷鸟鸣时，人们会停下手里正做着活，停下嘴里正说着的话，凝神谛听一阵，然后有人就说，最先的蘑菇要长出来了。也许还会说别的什么话。但那些话都随风飘散了，只有这句话一年年都在被人说起。

也就是说，当一年中最初的布谷鸟叫声响起的时候，机村正在循环往复着的生活会小小地停顿一下，谛听一阵，然后，说句什么话，然后，生活继续。

那时，大堆的白云被强烈的阳光照耀得闪闪发光。

谁也不知道机村在这雪山下的山谷中这样存在着有多少年了，但每一年，布谷鸟都会飞来，会停在某一株核桃树上，某一片白桦林中，把身子藏在绿树荫里，突然敞开喉咙，开始悠长的，把日子变深的鸣叫。因此之故，

机村的每一年，在春深之时的某一刻，日子会突然停顿一下，在麦地里拔草的人，在牧场上修理畜栏的人，会停下手里的活计，直起腰来，凝神谛听，一声，两声，三声，四五六七声。然后又弯下腰身，继续劳作。即便他们都被生存重压弄得总是弯着腰肢，面对着大地辛勤劳作，到了这一刻，都会停下手中无始无终的活计，直起腰来，谛听一下这显示季节转好的声音。甚至还会望望天，望望天上的流云。

不只是机村，机村周围的村庄，在某个春深的上午，阳光朗照，草和树，和水，和山岩都闪闪发光之时，出现这样一个美妙而短暂的停顿。不只机村，不只是机村周围那些村庄，还有机村周围那些村庄周围的村庄，在某一时刻，都会出现这样一次庄重的停顿。这些村庄星散在邛崃山脉、岷山山脉和横断山脉，这些村庄遍布大渡河上游、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那些高海拔的河谷。

那个停顿出现时，其他村庄的人凝神谛听之余会说点什么，机村人不知道。但机村肯定会有一个人说，今年的第一种蘑菇要长出来了。那时，机村山上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最多分为没有毒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而到了这个故事开始的1955年或是1956年，人们开始把没有毒的蘑菇分门别类了。布谷鸟再开始啼叫的时候，在1956年，机村的人就说，瞧，羊肚菌要长出来了。

是的，羊肚菌就是机村那些草坡上破土而出的第一种蘑菇。羊肚菌也是第一种让机村人知道准确命名的蘑菇。

它们就在悠长的布谷鸟叫声中，从那些草坡边缘灌木丛的阴凉下破土而出。

像是一件寻常事，又像是一种奇迹，这一年的第一种蘑菇，名字唤作羊肚菌的，开始破土而出。

那是森林地带富含营养的疏松潮润的黑土。土的表面混杂着枯叶、残枝、草茎、苔藓。软软的羊肚菌悄无声息，顶开了黑土和黑土中那些丰富的混杂物，露出了一只又一只暗褐色的尖顶。布谷鸟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鸣叫的，所以，长在机村山坡上的羊肚菌也和整个村子一起，停顿了一下，谛听了几声鸟鸣。掌管生活与时间的神灵按了一下暂停键，山坡下，河岸边，机村那些覆盖着木瓦或石板的房屋上稀薄的炊烟也停顿下来了。

只有一种鸟叫声充满的世界是多么安静呀！

所有卵生、胎生，一切有想、非有想的生命都在谛听。

然后，暂停键解了锁，村子上蓝色炊烟复又缭绕，布谷鸟之外，其他鸟也开始鸣叫。比如画眉，比如噪鹛，比如血雉。世界前进，生活继续。

经历了那奇幻一刻的名唤羊肚菌的那一种蘑菇又开始生长。

刚才，它用尖顶拱破了黑土，现在，它宽大的身子开始用力，无声而坚定地上升，拱出了地表。现在，它完整地从黑土和黑土中掺杂的那些枯枝败叶中拱出了全部身子，完整地立在地面上。从灌木丛枝叶间漏下星星点点的光落在它身上。风吹来，枝叶晃动，那些光斑也就从它身上滑下来，落在地上。不过，不要紧，又有一些新的光斑会把它照亮。

这朵菌子站在树荫下，像一把没有张开的雨伞，上半部是一个褐色透明的小尖塔，下半部，是拇指粗细的菌柄，是那只雨伞状物的把手。这朵菌子并不孤独，它的周围，这里，那里，也有同样的蘑菇在重复它出现的那个过程，从黑土和腐殖质下拱将出来，头上顶着一些枯枝败叶，站立在这个新鲜的世界里。风在吹动，它们身上的特有的气味开始散发出来。阳光漏过枝叶，照见它们尖塔状的上半身，按照仿生学的原理，连环着一个又一个蜂窝状的坑。不是模仿蜂巢，是像极了一只翻转过羊肚的表面。所以，机村山坡上这些一年中最早的菌子，按照仿生学命名法，唤作了羊肚菌。

布谷鸟叫声响起这一天，在山上的人，无论是放牧打猎，还是采药，听到鸟叫后，眼光都会在灌木丛脚下逡巡，都会看到这一年最早的蘑菇破土而出。他们都会不约而同把这种蘑菇小心采下，在溪边采一张或两张有五六个或七八个巴掌大的掌形的橐吾叶子松松地包裹起来，浸在冰凉的溪水中，待夕阳西下时，带下山回到村庄。

这个夜晚，机村几乎家家尝鲜，品尝这种鲜美娇嫩的蘑菇。

做法也很简单。用牛奶烹煮。这个季节，母牛们正在为出生两三个月的牛犊哺乳，乳房饱满。没有脱脂的牛奶那样浓稠，羊肚菌娇嫩脆滑，烹煮出来是超凡的美味。但机村并没有因此发展出一种关于美味的感官文化迷恋。他们烹煮这一顿新鲜蘑菇，更多的意义，像是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丰厚的赏赐。然后，他们几乎就将这四处破土而出的美味蘑菇遗忘在山间。

眼见得菌伞打开了，露出里面白生生的裙摆，他们也视而不见。眼见得菌伞沐风栉雨，慢慢萎软，腐败，美丽的聚合体分解成分子原子孢子，重又回到黑土中间，他们也不心疼，也不觉得暴殄天物，依然浓茶粗食，过那些一个接着一个的日子。

尽管那时工作组已经进村了。

尽管那时工作组开始宣传一种新的对待事物的观念。

这种观念叫作物尽其用，这种观念叫作不能浪费资源。

这种观念背后还藏着一种更厉害的观念，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

工作组展望说，应该建一个罐头厂，夏天和秋天，封装这些美味的蘑菇，秋末和冬初，则封装山里那些同样美味且营养丰富的野果。例如覆盆子、蓝莓和黄澄澄的沙棘果。在机村，那些野果，本只是孩子们的零嘴，更多，是满山鸟雀，甚至还有黑熊的食物。

基于这种新思想，满山的树木不予砍伐，用去构建社会主义大厦，也是一种无心的罪过。后来，机村的原始森林在十几年间被森林工业局建立的一个个伐木场几乎砍伐殆尽，但工作组展望过的罐头厂迄今没有出现在机村或机村附近的山野，那是后话。

在1955年1956年间，蘑菇季一到，工作组率先大吃羊肚菌，机村传统的烹煮法和小孩们偶一为之的烧烤法，那都太单调了。他们自有特别丰富的做法。他们用猪肉罐头烩制的蘑菇更是鲜美无比。机村人不明白的是，这些导师一样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沉溺于口腹之乐。有一户人家统计过，被召到工作组帮忙的斯炯姑娘，端着一只大号搪瓷缸，黄昏时分就来到他们家取牛奶，一个夏天，就有二十次之多。也就是说，住在村里的工作组，一个羊肚菌季节，至少吃了二十回牛奶烹煮的鲜蘑菇。嚯嚯。至少是二十回呀。一个羊肚菌季节也就一个月多一点点。嚯嚯。哪止二十回啊，那是去到一户人家的次数，要知道机村可有二十多户人家。

答案简单明了，文明。饮食文化。

机村东头，对着一条通向雪山垭口的山沟。曾经有一条再过三十年会被称为茶马古道的驿道，从雪山垭口蜿蜒而下，经过机村，向西通向草原地带。所以，村子东头，曾经有过一条短短的街道。这驿道如今叫了茶马古道。街上有几家外来人开的代喂马代钉马掌的旅店，几家商铺，几家饭馆和一个铁匠铺。斯炯十二三岁时就到其中一家旅店帮佣，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到山前溪边割马草。那些在驿道上驮着货物走了一天的马会站在马圈里整整吃一个晚上的草。睁着眼吃，闭着眼睛打盹和做梦时也不停嘴。

斯炯在的那家店，掌柜姓吴。斯炯在店里学了些汉话，后来还认得了百十个汉字。

有时闲下来，就在店里的板壁上写这些认得的字。马。草。斤。两。钱。糖。茶。客。

1954年，山里通了公路，政府建立了供销社，汽车运来丰富的货物，那条街道就衰落了。那些开店的外乡人都携家带口回了内地老家。吴掌柜也拖家带口回了内地老家。

小街一衰败，斯炯就回了家。因为认得些字，还会说汉话，就被召进了工作组，那时叫做参加了工作。那个在羊肚菌季节里，端了可以装一升牛奶

的大搪瓷缸子到人家替工作组取牛奶的姑娘就是她。把斯炯这个名字，第一次用这两个汉字写下来，是工作组长。他从旧军装前胸的口袋里拔出笔来，说小姑娘很精神嘛，眼睛炯炯有神嘛，就用炯炯有神的炯吧。村里还有叫斯炯的，此前在工作组的花名册上都写成斯穹。

斯炯参加了工作组，她腿脚勤快，除了端着一只大搪瓷缸子去村中人家取牛奶，还会提一个篮子去各家各户讨蔬菜。那时的机村人不像现在，会种那么多蔬菜。那时，机村人的地里只有土豆、萝卜、蔓菁三种蔬菜。工作组的人不仅能说会道，还会把萝卜和土豆在案子上切丝切片，刀飞快起落，声音犹如急切的鼓点，这也让机村人叹为观止，目瞪口呆。而那些裹满泥巴的土豆与萝卜，都是斯炯在村前的溪流里淘洗干净的。春天、夏天和秋天，溪水温和，洗东西并不费事，但到了冬天，斯炯的手在冰窟窿里冰得通红，人们见她不断把双手举到嘴边，用呵出的热气取暖。

就有人说，斯炯，不要在工作组了，回家里守着火塘，你阿妈的茶烧得又热又浓啊！

斯炯一边往手上呵着热气，一边笑着说，我在工作！

那时工作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可以封住很多人的口。但也有人会说，工作是宣传政策教育老百姓，你洗萝卜洋芋，就算是在冰水里洗，也不算工作！

那时，工作组正帮着机村人把初级农业合作社升级成高级农业合作社。

春天的时候，布谷鸟叫之前，新一年的春耕已经是由高级社来组织了。机村的地块都不大，分散在缓坡前、河坝上。高级社了，全村劳动力集中起来，五六十号人同时下到一块地里，有些小的地块，一时都容不下这么多人。工作组就组织地里站不下的人在地头歌唱。嚯，眼前的一切真有种前所未有的热闹红火的气象。

高级社运行一阵，工作组要撤走了。

工作组长给了斯炯两个选择。一个，留在村里，回家守着自己的阿妈过日子。再一个，去民族干部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就是真正的国家干部了。

斯炯回到家里，给阿妈端回一大搪瓷缸子土豆烧牛肉，她看着阿妈吃光了等共产主义来到时就会天天要吃的东西，问阿妈好吃不好吃。阿妈说，好吃，就是吃了口渴。那时机村人吃个牛肉没有这么费事，大块煮熟了，刀削手撕，直接就入口了。斯炯抱着阿妈哭了一鼻子，就高高兴兴随着工作组离开村庄，上学去了。

再往前三十多年吧，机村和周围地带有过战事。村子里的人跑出去躲

避。半年后回来，阿妈肚子里就有了斯炯的哥哥。然后是1935年和1936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机村人又跑出去躲避战事，回来时，阿妈肚子里有了斯炯。两回躲战事，斯炯的阿妈就带回了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更准确地说，是两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

斯炯的哥哥十岁出头就跟一个来村里做法事的喇嘛走了，出家了。

这一回，斯炯又要走了。

村里人说，是呢，野地里带来的种，不会待在机村的。

想不到的是，这两个被预言不会待在村里的两兄妹不久就又都回到村里。先是斯炯的哥哥所在的宝胜寺反抗改造失败。政府决定把一座八百人的寺院精简为五十个住寺僧人，其他僧人都动员还俗回乡，从事生产。斯炯的哥哥也在被动员回乡之列。但斯炯哥哥不从，逃到山里藏了起来。上了一年学的斯炯接到任务，让她去动员哥哥下山。后来，村里人常问她，斯炯，你在学校里都学过什么学问啊？斯炯都不回答。就像她生命中根本没有过上民族干部学校这回事一样。其实，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在上政治课，有人敲开门叫她去楼下传达室接电话。她去了，连桌上的课本和笔和本子都没有收拾。电话里一个声音说，现在你要接受一个任务，接受组织的考验。这个任务和考验，就是要把她藏到山上的哥哥动员回家。她问，我怎么动员他？给他写一封信？电话里问，他认识你写的字吗？她说，那我给他捎个口信吧。电话里说，问题是，他藏起来了，找不到他。斯炯说，你们都找不到，我也找不到啊！电话里说，他要是再不下山，就要以叛匪论处了，叫你去动员，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斯炯就说，那我去找他吧。

斯炯连教室都没回，就坐着上面派来的车去两百多里外的山里找人了。

在哥哥出家的宝胜寺四围的山里，斯炯进进出出七八天，喊得声音都嘶哑了，她那当和尚的哥哥都没有出现。斯炯以为，哥哥一定是死在什么地方了。所以，她还一个人哭了好几场。在山洞前哭过，在温泉旁哭过。最后一天，她对着一大树盛开的杜鹃花想，花这么美丽，人却没有了，就又哭了起来。这回哭得很厉害，下山的时候，她眼睛还肿着。学校发的那身大翻领的有束腰的灰制服也被树枝划拉出了好几道口子，扎着两根大辫子的头发间，挂着一缕缕松萝。她对干部说，我找不见他了。

干部说，你没有完成任务。

斯炯问，我还能回学校去吗？

干部没有说可以回，还是不可以回，而是冷着脸说，你看着办吧。

学校里的教员和干部常常对一个自知自己可能犯了错，而手足无措的学员说这句话，你看着办吧。

斯炯对干部说，那我回家去，告诉阿妈，哥哥找不见了。

就这样，1959年，离开村子一年多的斯炯回到了机村。她是空着手回到机村的。她的课本什么的还留在教室里，衣服什么的都还留在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里。她的床底下，塞着一口棕色皮箱，里面是她的几套衣服，藏式的衣服，和学校发的干部衣服。她的课本和衣服都留在学校，自己穿着一身在山里寻人时被树枝划拉出很多道口子的干部服就回到机村了。从此，再未离开。

她回到机村的那天，高级社的社员们正在村子旁最大的那块有六七十亩的地里松土除草。那时，地里一行行麦苗刚长到一拃多高。全社的社员都在地里弯腰挥动着鹤嘴锄。这时，有人说看看是谁来了。

大家都直起腰来，看见斯炯正穿过麦地间的那条路。

好几个眼尖的人都说，是斯炯回来了。

斯炯空着双手，看都不朝麦田里劳动的乡亲们看一眼，就朝自己家走去了。

有人就对她的阿妈说，看看，当了干部了，不朝我们看就罢了，也不朝自己的阿妈看一眼。

也有人说，像是很伤心的样子啊！

社长就对斯炯的阿妈说，你就回家看看吧。

第二天，斯炯还没有出来与村人们相见。

大家就在地里问她阿妈说，你女儿回来干什么啊。

阿妈就哭起来，说，她哥哥找不见了。他们要他还俗回家，生产劳动。他就跑进山里不见了。

村里人说，他又不是真在修行的喇嘛，一个粗使和尚，背水烧茶，回来也就回来吧。

可是他不见了，斯炯也找不见他，喊不应他。

第三天，斯炯就穿着那件带着破口的大翻领的有束腰的灰色干部服下地劳动了。

大家来和她说话，打探消息。

但她在山里喊哑了嗓子，人们问她什么，她都指指嗓子，我说不动话了。

斯炯就是这样回到机村来的。

机村的很多人物故事都是这样结束的。比如说雪山之神阿吾塔毗，故事的结尾就是，阿吾塔毗带着他两个勇敢的儿子，就是那一年到我们这里来的。哪一年呢？大概是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吧。